

## 鉴碟

这个版面,它不顾及穿上什么样的衣服来面对你,我可爱的读者,它像一个朴素的讲故事的人,或者是一只传达讯息的信鸽。它告诉你一些在实实在在唱歌的人,以及他们的歌。草根不算什么,谁出来前都是草根,只是当它长成大树的时候,它仍旧认为自己是草根。这个比喻,是说这些音乐人,也是说这个版面。

# Misswoman: 后摇的城市地理学



李小建

**作者简介:**李小建,男,1986年生。安徽人,现居桂林。学法律的。写诗,写小说,写评论,也写广告,现在混迹于房地产。非单身,是个俗人,自认为是个好人。

2008年7月,在王城。一个人将Misswoman放给我听,而我又听得那样入神,这表明夏天开始了,而又有什么在重新发生。比如体内的水位线在上涨,呼应着音乐;比如墙角的青苔在含水;比如一只猫穿过寂静的小巷;比如夏日阳光下疯长的树叶停止了生长。这一切奇妙的感觉都来自于一个叫Misswoman的桂林本土后摇乐队的音乐。

初听Misswoman,惊讶于他们音乐里变幻的意象,缓慢的旋律铺陈如同流水,如同黄昏,游过红色天空的鱼鳞云,舒畅而不滞涩。表面风平浪静但似乎又有暗流涌动。如同晨雾中一朵莲花的绽放,露水不经意间浮现。而这一切都不只是梦境。这一切是轻,是慢,是唯美,是低沉的倾诉,是倾心的爱慕,是呼吸吐纳间掩盖不住的弥漫着的浓浓的乡愁。

《Guilin》就是一首献给桂林的情歌,是一封饱含深情的家书,倾诉的是对这个城市的无比动人的爱恋。和那些保留冗长、拖沓的曲风的后摇乐队不同,Misswoman的乐曲一般控制在10分钟以内。没有沿袭一般乐队的绝望、低沉、失落、狂躁、悲悯、伤感的Misswoman异乎寻常地清澈、细密、幽雅、闲适,那些音乐涂满的是明亮的色彩。作为一支小城里的后摇乐队,桂林之于Misswoman就如同苏格兰之于Mogwai,冰岛之于Sigros,墨尔本之于Dirty three,在他们的音乐里,一个城市的历史、风景、风土人情浸染其中而使他们的音乐更带一种本土的气质和无法模拟的特色。在

Misswoman的作品里,我们总能隐约听见那些美丽的山水在音乐中升起,那些朴实的人们的笑脸和日复一日不变的安定的生活气息。我们总能听见Misswoman用音符轻盈灵动地抒写了百里漓江的美丽画卷,我们总能听见“江作青罗带,山如碧玉簪”。

无疑,Misswoman的音乐是拥有着丰富的影像感和画面感的。充沛的想象力所还原的景象在他们的音乐中是那么清晰可见,以至于一听Misswoman我就会想起那些墨黛色的山水隐于山水之中,那些古旧的城墙,鲜亮的草地,在烟雨中如梦如幻的漓江,遍布大街小巷的米粉店,在街上走过的婉约的桂林妹子以及绵绵不绝的雨水。这些画面对于我,一个在桂林生活了四年的外省人来说,又是如此熟悉和亲切,熟悉到反认他乡为故乡的地步。在酷热的夏季,南风吹来了。再次聆听Misswoman的音乐,犹如舟行水上。绿水环抱青山,竹排顺着流水,江水清澈见底,那些妖娆的水草如同水蛇舞动着曼妙的腰肢,隐约间可听到远处传来的山歌和近处的鸟鸣。而这一切在他们的音乐里变得具体而生动。这是一次多么美妙的旅行。

Misswoman的音乐没有宏大暴戾的曲风,一切都显得那样从容不迫,云淡风轻,轻松柔和。没有重复一般后摇乐队固定的套路,避免了“宁静——爆炸——宁静——再爆炸”的雷同格式。但这并不表明他们的音乐平庸而毫无节奏感,相反的是他们作品中桥段与桥段的衔接更为自然,处理得并不生硬,相反的是更舒畅,更柔



## misswoman简介

来自桂林的misswoman乐队,2009年9月在广州拉拉索唱片推出首张唱片,获得网络听众的大量好评,随后登上2009摩登天空音乐节的主舞台以及一系列巡演进展顺利,被认为是“最值得期待的后摇新军”。

## 曲目注释

- 01 guilin(如水南方,缓慢平静之下的湍急汹涌。)
- 02 失踪(失踪,诡秘的窥探方式,妄图反抗自己的无足轻重。)
- 03 kaiou(想念,一种安静的力量,只在心里积攒勃发。)
- 04 鸟(候鸟,以生命为指引的迁徙,震慑人心,至死不移。)
- 05 tonight the star(晴夜,星光微颤,情绪旋转沉浮没入苍穹。)
- 06 bonus track(西游记,一场繁碎的舞台剧。)



和,更了无痕迹。行于所当行,止于不可不止。没有任何拖泥带水和生硬艰涩。曲风干净、流畅而简约。这一切如同他们的专辑封面,一片蔚蓝的天空,是宁静的慢。

当然,与国外的一些一流后摇乐队比起来,Misswoman作品在深邃、迷幻方面还有所欠缺,清新但又略显稚嫩,作品的内在结构还很单一,缺少变化。当然,这

些都是可以接受的,毕竟,作为一个年轻的后摇乐队来说,做到这一步已经很难得了。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说Misswoman都显现出具有一流后摇乐队的潜质。作为一个对后摇中毒很深的摇迷来说,我期待Misswoman能走得更远,带给我们更多优秀的作品。

# 藏着我的心像刀子

佚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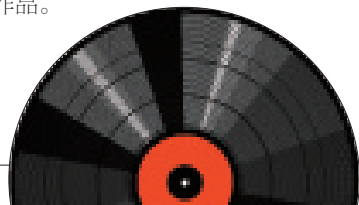
在深红的天幕下看着菊花慢慢绽开,起伏的云海之中,忽隐忽现着伊人亦真亦幻的光影,我只是手持铁刀等待着渐渐激荡起来的世界突然的爆炸,然而真正的美与力,爱与苦,情与仇在那刻已经不再有界限了。与我们一衣带水的东瀛岛国日本出

来不乏这种大唐侠客这样的超然,在聆听Mono的第二张专辑时,我总是会如同存在于两个世界中一样不知所措,一边是像小松左经的《日本沉没》一样的天崩地裂的毁灭,一边是像水上勉的《越前竹偶》一样难舍难割的缠绵,为什么日本后摇在美与力中的徘徊会这样深入人心呢,也许孤独的岛国有一种浪人们永不瞩目的思忆吧。

专辑只有八首歌,都是一如大多后摇一样的无字天乐,时而和缓时而狂躁的复杂编曲是每首歌都有着让人不到最后一个音符就欲罢不能的魔力,有时那种辽阔堪与Sigur Rós(冰岛乐队“胜利的玫瑰”)的冰岛广原相媲美,只不过红云是流动的,狂奔的,人是满眼失意的,背井离乡的,有时你一定会感受到Buck tick(日本乐队)的音乐中那种阴暗的噩梦般的哥特气氛,那几盏在陈列着雪花的小屋中摇摇曳曳的蜡烛

一定会让幽闭恐惧症的人突然窒息。然而那种刺杀一样的结局并非杀人于无形,而是本来就告诉你一些神示般的预言你却充耳不闻,这多像日本扭曲的自残和剖腹,抑或是你真正来到了介川龙之芥的《地狱变屏风》之中的世界,一个疯狂地艺术至上的良莠在贵族们的更大的强权下最终杀死自己的女儿,造就了人类最真实最可怕的地狱图景,在日本这个孤独的岛国,这样的不计后果的快意和痛苦何时才能结束。

Mono至今为止发行的专辑并不多,我只听过两张,但每一张都有着日本国独有的魅力,也许艺术的代价就是达到一种极端吧,就像表现主义一样深入人心的大悲大喜之后再破茧而出,用蝶翼的生命之粉打死破坏一切法则,这让我想到山本弘的小说《美杜莎的诅咒》,一个诗人能够毁灭真实的世界,音乐家又何尝不是呢。



## 百科Mono

经常看日本电影的人都会熟悉“暴力美学”这个概念。这是一个左手执菊,右手握刀的民族。Mono身上恰恰凝聚涵盖了太多此类的意向。他们的后摇极端残酷,往往比Mogwai的爆发来得更不计后果,也更为另人绝望。而且,Mono的作品大部分都有着无比宏大的结构,堪称后摇界里的“交响乐”。